晨報副鐫

一九二三年第三〇四號

文藝談

蘇曼殊傳

楊鴻烈

七、蘇曼殊的梵文

曼殊的梵文很多，如梵文典一書我們只得在章氏叢書別錄(三)初步梵文典序裡知道這本書是：「曼殊聞英人馬格斯牟羅闍林撰，皆有梵語釋，文雖簡略不能盡大乘義，然於名相切合不墜，乃倒次其書，爲初步梵文典四卷。」曼殊是自幼學佛的人，又是「萬里擔經，深習內典」，並於梵文有深造的人，在佛學方面自必多少有些貢獻，但我們只能在他的斷鴻零雁記燕子龕隨筆和書札裡面得到一些零碎的材料，如他的答瑪德利居湘處士書裡有的論及佛教亦取雜論：

「佛教雖斥雜論，然楞伽瑜伽所說五法，曰相，曰名，曰分別，曰正智，曰眞如，與波爾尼派相近；楞嚴後出，依於耳根圓通，故有雜論宜明之語，是佛教亦取雜論，特形式相異耳。」

有的論及沙門應赴的起源和流弊：

「應付之說古未之聞，昔自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將斯悲慘之事用暨獨夫好殺之心，非示所以神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凡七晝夜，一時名僧，成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檢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成道。迨佛滅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風流鄉盛；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既求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辭，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況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慳貪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圖讖利物，唐持梵唄，無補秋毫，矧在今日凡僧，相去更何止萬億；由經雲棲廣作懺法，遵循至今，徒澆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乘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但無益於正教，而適爲人鄙夷，思之實無墮淚。」

有的論及佛教崇拜木偶的非是：

「崇拜木偶，誠劣俗矣。昔中天竺曇摩掘又善畫，隋文帝時自梵土來，逼禮中夏阿育王塔，垂成都維縣大石寺，忽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說之，乃刷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塔下；嵩山少林寺門上有畫神，亦爲天竺迦陀禪師之述；復次有康僧鎧者，初入洛設像行道，時曾不興見梵方佛菩，儀範端嚴清古，自有盛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虔恭，有皈仰心，即背而撫之，故天下盛傳不典；後此雕塑鑄象，俱本曹吳，吳即道子，時人稱「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夫偶象崇拜，天竺與希臘羅馬所同，天竺民間宗教，多雕刻神象，至還羅門與佛教，其始但雕刻小形偶象，以爲記念，與畫象相去無幾耳；遠後希臘侵入，被其美術之風，而築墳則象始精矣；然觀世尊初滅度時，弟子但寘其遺骨，貯之塔婆，或遮拜舉跡所至之區，初非以偶象爲重，曾謂如彼僞仁橋薩者之淫祀也哉？況且禪師，亦有燒木佛事，百丈焚規，不立佛殿，豈非得佛教之本旨者耶？若夫三十二相八十隨好，執之即成見病，況於雕刻之幻形乎？」

曼殊這樣拿佛教原來的本義來攻擊一般以佛法爲「衣食之資」和「崇拜木偶」的沙門，很像歐陸馬丁路德對於當時腐敗的教會要拿聖經來證明他們的不對(Prove it from the scriptures)，要是曼殊眞有實行改革的勇氣，那麼曼殊也要成爲佛教裡的馬丁路得了！就是現時道種主張也算佛教徒們的當頭棒喝，但不知誰來實行呢？曼殊還有論大乘經典是三斯克烈名文寫的話，也很重要，摘抄於下：

「三斯克烈多者，譯咏最古之文，大乘經典供用之；近人不察，謂大乘經爲巴利文，而不知小乘間用之耳。三斯克烈多正統，流通於中天竺，西天竺，文帝，阡瑪爾，華鬘正等處，暨迦黎西南裔境，有地名胡德，其地流通烏利耶文，幡與暨迦黎絕不類似，土人另有文法語集；入天竺西南境有求察纏帝及摩縷隱南輝，亦三斯克烈多統系也。低慶求爲部羅門語海濱土語，而遠案遮羅之比，直過裟迦翠帕芝伽南境，及潮海濱而南，遠梅素邊擇，騰延至尼散佛羅等處，北與烏利耶接，西與迦那多及摩羅提境，南貫楊關陀等處，迦那多與低慶求二文，不逸少有差別耳，兩種本同源也。楊關陀字取法於那迦羅，然其文法結構，則甚有差別，楞羅耶羅則偏用於摩羅鉢南岸，就各種字中，那迦羅最爲重要，遠三斯克烈多文，多以那迦羅勝寫，至十一世紀勒石曦刻，則全用那迦羅矣。迨後南天梵章變體爲五，皆用芬遮那體之南，即迦那多低慶求等；天竺古昔，俱刺紅柳皮即穗皮或樓櫚葉即貝葉作書，初天竺西北境須彌山，即希馬拉耶，其上多紅柳森林，及後延及中天竺，東天竺，西天竺等處，皆用紅柳皮作書；最初發見之三斯克烈多文係鵲紅柳皮上，此可證古昔所用材料矣。及後回鶻侵入，始用紙作書，而穗皮貝葉屢矣，惟南天仍常用之，竟勿忘本耳；穗皮貝葉乃用繩索貫其中間氣孔聯之，故梵土以繩結及線，名典輒曰法但經或條多羅即此意也。牛羊皮革等梵方尚無用之，蓋感其弗潔；古昔銅板亦多用之鐫刻，此皆做穗皮或貝葉之形狀；天竺古昔呼墨水曰麻戶，東虛爲管曰迦羅摩，以墨水及東虛筆書於樹皮貝葉及紙之上；古昔南天，或用木炭作書，實刀筆亦常用之，其形似女子押髮長針，古人用以書蠟版者，凡書既成，乃用紫檀薄片夾之，綁以繩索，紐文繡花布之內，復實以病檀香屑，最僅耐久。……」

曼殊的雜文除梵文典，書札，如上所述者而外，還有潮音一書和燕子龕隨筆，潮音現只尊着在滬英三昧集上的一篇序，譯詩也是查不出來，劉半農先生所說他作的釋輪年譜也不見，現只就他的隨筆和書札裡摘幾段可以看看他浪漫的天性和他後半生避塵漂泊的情形：

「余至中印度時，三法俱居芒碭山寺中，山中多果樹，余每日曉果物五六十枚，雖及

太戈爾傳　鄭振鐸
泰戈爾的思想　沈雁冰
吉檀迦利的翻譯　王統照
給我力量的人　鄭振鐸
愛者之贈道還譯　周越然
鄭振鐸
我的美鄰（小說）
圍丁集（選譯）
賓客人（小說）
馬丁路德（劇本）
共外尚有創作及其他重要作品列下
白序之
徐培德
朱枕薪
高滌
俄國文學年表
海外文壇消息
西瀅
沈雁冰
▲兩色版精印太戈爾像，
每冊零售三角
預定全年者不加

元五角郵費加北京大學第三院學生銀行中國大學出版部及東四牌樓八條胡同二十三號張宅外埠郵購可逕函作者每冊郵費一角郵票九五折

一月私心竊喜，謂今後吾可不食人間烟火矣；僅是六日一方便，便時極苦，後得病疾，乃知去道尚遠，機緣未至耳。」（隨筆。）

「吾日服雅片少許，病亦異減，醫者默許余將此法治病矣；……計余在此，尚有兩月返粵，又恐不能騎驢子過梅州觀前，食紫芝齋糰子糖，思之愁煞！……」（再與柳亞子書。）

▲附錄新青年第五卷第六號（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載曼殊死後他的兩位朋友的悼詩：

一　劉三哀言子殺死矣　沈尹默

君言子殺死，我聞情慨慅；
滿座談笑人，一時皆太息。
平生殊可憐，褒衣人莫識；
既不聽方外，亦不拘繩墨。
任性以行遊，關心憫食色；
大嚼酒案旁，呆坐歌筵側；
尋常覺無用，當此見風力。
十年春申棲，一飽猶能憶；
於今八寶飯，和尚喫不得！

二　悼曼殊　劉半農

「一八（？）——一九一八」

一．這一個人死了。

我與他，只見過一次面，通過三次信。

不必說什麼「神交十年」「驚悼彌日」，

無事靜坐時，一想到他，便不知不覺只覺他死信一到，我神經上大受打擊；

說——

「可憐！」

二．有人說他癡，我說「有些像」；

有人說他絕頂聰明，我說「也有些像」；

有人說他率真，說他做作，我說「都像」；

有人罵他，我說，和尚不禁人罵，

更有人說他「奇人」，「却遭了『庸死』，」我說——

「庸死未嘗不好。」

三．只此一個和尚，

百千人看了，化作百千個樣子。

我說他可憐，只是我的眼光，

却不知道他究竟可憐不可憐。

四．記得兩年前，我與他相見。

同在上海一位朋友家裏。

那時候，室中點着墨暗時的石油燈，

我兩人靠着窗口，各自坐了張低低的軟椅。

我與他談論西洋的詩，

談了多時，他並不開口，只是慢慢的吸雪茄。

到了末了，忽然高聲說——

「半農這個時候，你還講什麼詩，求什麼學問！」

五．「猶是阿房三月泥，燒作未央千片瓦，」

這是杭州某人的詩句，

我兩人匆匆別了，他有信來，說

「這兩句詩，做得甚奇。」

又約我去遊西湖說——

「雪茄尚可吸兩月，湖上可以釣魚，一時不到上海了。」

六．西湖是至今沒有遊成。

八，結論

我計畫作的蘇曼殊傳，到此已可結束；以曼殊的死日，去今不過五年，加以「識當世實憂甚衆」，拿我這樣和曼殊無多大關係的人來作傳，眞有點不自量！不過現在既沒有人替他做過較詳細確實的傳，那麼將來更不易着手了。以曼殊在詩，小說，美術和翻譯文學上的成就，我們相信在中國近代文學史裡，一定有他的相當位置，那麼我這篇傳，也可以供文學史家做部分的參考材料；這就是我所以要替他作傳的理由。

一九二三，十一，二十一日，北京師範大學

☆詩☆

海吶選譯（續）　林玉堂

（Heinrich Heine's Buch der Lieder 歌集第十（Die Heimkehr, Nr. 10）

Der Wind zieht seine Höhen an,
Die weißen Wasserbogen!
Er peitscht die weißen, so stark er kann,
Die heulen und brausen und toben.

大風穿起獅子，
那白色水獅子！
看颳風被打波浪，
波浪號呼無住。

Aus dunkler Hoh', mit wilder Macht,
Die Regengüsse traufen.
Es ist als wollt' die alte Nacht
Das alte Meer ersaufen.

傾盆一陣狂雨，
出自烏雲高處；
這冥夜宛似有心，
要把海洋淹去。

An den Mastbaum klammert die Möwe sich
Mit heiserem Schrillen und Schreien;
Sie flattert und will gar aufgeigloh
Ein Unheil'ge Prophezeien.

海鷗緊攀桅上，
號泣不勝悲傷；
隱藏心鼓翼旋轉，
預報未來災殃。

遊記

燕蜀途中雜拾　甘蟄仙

八　由鹽歸竹（續）

佛耳巉者，梁山第一要害也。巖亦高峻，偶憶伊川有言：「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遄邁，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不敢蹈其所譏，遂循澗道以登峻峰。其頂巉然，細紋砌複，疊道即跨頂而過。隘口當其上，寨堡據其右。未達隘口時，危巖逸害，儼拆而上，近天若咫尺間也。及健步登隘，乃益裕然，則知天公之高。寨有碑頌多盛毀拆，亂石錯列延足。諦視之，乃前月北軍與川軍作戰時擲之以施臥射者也。碉眸四啣，俯瞰來路，老營場沙河舖一帶，猶掛眼膜。既過隘口，則疊道後遄邁而下；寨白渡一帶又陳於目前矣。乃以前與再趨前路，過寨白渡而達袁驛。佛耳巉寨白渡一帶，十年來荏苒滋蔓，行旅至此，莫不駭駭然有戒心。吾今得坦然而過，特幸焉而已。袁驛駐有團練，秩序差強人意。至則哭號聲大作，鞭之者不爲稍貸，鄉民蜂擁隨觀；問之，則懲戒竊瓜者也。羣衆之勢力，能制裁彼瓜盜；「殺失面求諸野」，猶覺偏然。獨惜世無陳太邱主產方一批人物，不能使彼竊盜洗心向善耳。且竊瓜者必懲，而於攘竊國權者，曾莫之敢攖，則又何也？——是晚，余宿鄧家棧房。偶閒此間舉校近況，則以經費奇絀，頓呈廢弛之象。憶昔書院時代，梁邑西路袁驛黃泥嘴，猶年牧田租三十石，作燃脂膏火之需。今學校時代，顧何如哉？飯後下榻，半窗月明，『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乃旅客之一般心理，無足異也。而今夜之歸心，則更非往常可比。爲其去家不滿百里，行百里者半九十，此歸客之心所以真萬不安者也。

二十一日，早發袁驛，旋入大竹境，是晚還家。——雞甫鳴，棧役已起而舂豆腐，其雜輒轔然。附近寺院，亦擊鼓鳴鐘，舉行晨禱。醒後聞之，恍惑野趣，頓觸禪心。考亭閒健解而把握不住，其心境亦可聊想。遂整歸裝，再趨前路。肩輿行至黃泥嘴，寨堡據其左方，輿夫顧曰：『此觀星寨也』，三面帶水，形勢雄壯；宋魏，行至石板舖，達大竹界。石橋舖距袁驛二十五里，距大竹城七十里。附近有長青，觀音諸寨，他如柳城寨去此當較遠，然亦在縣北七十里。柳城之

晨光社出版部
墨
墨學的研究，在近幾年來始漸見進步。自胡適之先生有大取小取諸篇的論證，梁任公先生有墨經校釋之書，於是墨子的眞面目，已經出露。我們以爲墨子不僅是中國古代的一位哲學家，論理……一部重要書之價值可想。列用上等洋紙，精工印成巨冊，凡一百七十餘頁，字迹明顯，校勘……的籠統。伍君此書，凡歷十載寒暑，六七易稿方寫定，然終未輕易發表，前經本社請求伍君印行，此書，以嘉惠學子，伍君方允交本社出版，即其……
☆本社出版部代售書物目錄
本出版部代售書籍教育用品備有
非賣品寄贈
科學方法論　等每六角
教育心理　等每四角
民國地誌　每部連郵費五元
新綏寧古塔通俗防疫說圖　一大張九角
男女性原論　一角五分　一元二角五
歸歟　大洋一角　大洋一角五分
全國中等及上級校用　一角五分
學術講演集　第一第二角五分